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南非] J.M.库切 著 邹海仑 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M.库切 作品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南非] J.M.库切 著 邹海仑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南非]库切 (Coetzee, J.M.)
著; 邹海仑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39-3606-8

I. ①迈… II. ①库… ②邹… III. ①长篇小说—
南非—现代 IV. ①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6317 号

原书名: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作者: J. M. Coetzee

Copyright © 1983 BY J. M. Coetze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9-27 号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作 者: [南非] J. M. 库切

译 者: 邹海仑

责任编辑: 童炜炜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47 千字

印张: 6.875

插页: 6

书号: ISBN 978-7-5339-3606-8

定价: 28.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M.库切 作品

战争是万众之父万众之王。

有时他显身为神，有时显身为入。

有时他造就奴隶无数，有时却造就自由解放的人群。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148
第三章	193
译后记	209

第一章

接生婆在帮助迈克尔·K从母亲肚子里来到外面这个世界的时候，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小家伙长着兔唇。他的上唇好像蜗牛脚一样中间向上翻卷着，造成左面的鼻孔是豁开的。她把孩子挡住了一下，让他母亲看不见，然后用手指拨开那个小嘴瓣儿，发现孩子的腭倒是完整的，于是谢天谢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对那个当妈的说道：“你该高兴才对呢，这小兔唇儿会给家里带来好运气。”但是从一开始，安娜·K就不喜欢儿子的这张小嘴，它合不上，并且总是把口腔里那鲜嫩粉红的小肉赤裸裸地暴露在她眼前。她一想到这几个月以来他在自己肚子里是怎么长的，就不由得直打哆嗦。这孩子不能吸妈妈的奶头，饿得哇哇直哭。安娜·K试着用一个奶瓶喂他；可是他也不会吸奶瓶子，她只好用小勺来喂他，可是他正吃着，又咳嗽上了，把奶水喷得到处都是，还大哭不止，她不由得一阵阵起急心烦。

“等他长大点儿，那儿会合上的。”接生婆向安娜许愿道。可是，孩子的嘴唇始终没有合上，或者说合上得不足以令人满意，他的鼻子也没有长正长好。

她总是带着孩子去工作，直到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了，依然带着他。因为别的孩子一见到他总是嬉笑不止，窃窃私

语，让她这个当妈的伤心，所以她不让他和他们来往。一年又一年，迈克尔·K总是坐在一条毯子上，看着母亲在擦亮别人家的地板，他学会了要保持默不作声。

由于他天生的破相，再加上脑子也不灵活，在短期试读之后，他被学校轰了出来，送到福尔的休伊斯·诺雷牛斯残疾儿监护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童年时代的剩余时光。在这所监护学校里，由国家出钱，他和其他患有各种残疾的不幸孩子一起，学习最基本的读书，写字，算术，扫地，擦洗地板，收拾床铺，刷碗洗盘子，编篮子篓子，做木工活和挖坑掘地。在十五岁上，他从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毕业了，进入了开普敦市市政服务局园林处，成了一名三级乙等花匠。三年以后，他离开了园林处，过了一段失业的日子。那段日子里，他整天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双手消磨时光。然后，他在菜市场广场的一处公共厕所找到一份工作，当上了值夜人。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下班回家的路上，在地铁站，遭到两个男子的袭击。他们狠揍他，抢走了他的手表、钱，连他的那双鞋也不放过。他们把他打昏在地，给他留下了一条横贯整个胳膊的长长伤痕，一个大拇指错位，还打断了他两根肋骨。在发生了这桩意外之后，他辞掉了夜班工作，回到了园林处。在这个老地方，他提升得很慢，后来总算熬成了一级花匠。

由于他那张脸，K没有女朋友。他倒是感到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最称心自在。他干过的两种工作都造成了他某种程度的孤独性格，即使他在公共厕所的时候，那里明亮辉煌的日光灯也使他感到压抑，那日光灯把白瓷砖照得雪亮，形成了一个没有阴影的空间。他更喜欢的是那些美丽的园林，那里有着高耸的松柏和开满白子莲

的朦胧小径。星期六，有时候他听不到报时的午间炮声，这时候，他就会兀自一个人一直干活到下午。星期天上午，他总是睡到很晚才起床；星期天下午，他通常去看望母亲。

在迈克尔·K三十一岁这年，一个六月的晌午，他正在德沃尔公园里扒扫地上的落叶，这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口信。这个中间又转了一道手的口信，是他母亲托人带来的：医院已经让她出院，她想要他来医院接她回家。K放下手中干活的家伙就上路了，他乘坐公共汽车直奔萨默塞特医院。在医院，他发现母亲坐在一条长椅上，置身在大门口外面的一片阳光之中。她已经完全穿好了衣服，只有她平日上街走路的那双鞋放在她的身旁。她一看见儿子就开始哭起来，她用一只手遮住自己的眼睛，这样免得被其他病人和来客看见。

有几个月了，安娜·K的胳膊和大腿就一直肿得很厉害，让她痛苦不已；后来她的肚子也开始肿起来。当初让她住院的时候，她已经走不动路了，简直呼吸都有困难。她在走廊里躺了五天，躺在好几十个受伤的人中间，那些人有些是让人捅了刀子，有些是打架斗殴的牺牲品，有的干脆是枪伤，他们总是发出各种呻吟、叫骂声，让她辗转反侧夜不能眠。护士们根本不理睬她，在眼下有那么多年轻人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特别是死亡在身边随处发生的时候，她们可没有闲工夫来哄一个老太太开心。她到医院的时候，人家给她输氧，使她苏醒过来，又给她打针、吃药使她消肿。但是当她需要大便器的时候，却难得有人给她拿过来。她根本没有病号服。有一次，正当她扶着走廊的墙壁向厕所走去的时候，她被一个穿着灰色睡裤的老头拦住了去路，他满嘴的污言秽语，并且脱下裤

子让她看自己的下身。她身体的各种需要，都变成了给她带来痛苦的根源。护士们问她吃药了没有，她总是说吃了，但她经常是在撒谎。当呼吸困难的症状减轻以后，她的双腿却变得奇痒难忍，她躺着的时候不得不把一双手压在身子底下，借以控制自己要搔抓痒处的冲动。到第三天上，她就开始恳求人家送她回家，虽然很显然她根本就没有求对人。所以在第六天上，她痛哭时流下的滚滚泪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中石头落地的泪水，因为她总算逃出了这个人间炼狱。

在护士台，迈克尔·K要求借辆轮椅用一下，但是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他提拎着母亲的手提包和鞋子，扶着她走了五十多步，来到公共汽车站。那儿有很长一队等车的人。车站牌子的立柱上贴着行车时刻表，上面声称每十五分钟就会有一班车。他们等了足足有一个小时，这时地上的人影、树影都变得越来越长，风也变得寒冷^①起来。安娜·K站不住，她靠着墙根坐了下来，两条腿伸在面前，那样子活像一个要饭的。而这时迈克尔仍站在队里，占着他们的位置。公共汽车终于来了，可车上一个空座也没有。迈克尔一手紧紧握住车上的一根横杆，另一只胳膊拥抱着母亲，免得她摔倒。到下午五点钟，他们才到达她那个地处海角车站的房间。

一个退休的针织品制造商雇安娜·K做家里的女仆，已经有八年了，他和他的太太住在海角一座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公寓的窗户俯瞰着浩瀚的大西洋。根据她签的用工合同条款，她每天上午九点钟来到公寓，一直待到晚上八点，下午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① 南非在南半球，高纬度，季节与中国相反。——译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以下不再逐一标注）

她交替着一个星期工作五天或六天。她每年有半个月的带薪休假，在这个街区还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工资给得很公道，她的雇主是挺通情达理的人，这年头工作难找，安娜·K没有什么不知足的地方。可是，从一年前开始，她只要一弯下腰就感到眼冒金花，胸口发紧。接着浮肿也开始出现了。比尔曼夫妇让她继续掌勺做饭，但是把她的工资削减了三分之一，他们另雇了一个年轻女人做家务。他们允许她待在她的房间里，对那个房间比尔曼夫妇拥有支配权。浮肿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进医院之前的几周里，她已经卧床不起，不能工作了。她生活在恐怖之中，生怕比尔曼夫妇的仁慈心肠会被她的久病不愈消磨光了。

她的房间在蓝色海岸饭店^①的楼梯底下，那地方本来是打算安空调机的，不过空调机始终没有安上。那扇门上有一张招贴画：用红漆画成的一个骷髅和两根十字交叉的骨头，下面是那段铭文“DANGER——GEVAAR——INGOZI”^②。那里既没有电灯也没有通风装置：空气永远带着霉臭味。迈克尔替母亲打开房门，点上一根蜡烛，在她为自己铺床的时候，他走到门外。在她回来的这第一个晚上，和接下来的一周的每天晚上，他都陪着她：在煤油炉上给她热汤，千方百计使她舒服一点，干各种必不可少的活儿。当她禁不住一阵阵热泪奔流的时候，他总是抚摩着她的双臂，以此安慰她。有一天晚上，从海角汽车站发车的公共汽车根本没有出车，他不得不在母亲的房间里过夜，和衣睡在垫子上。他半夜里被冻醒过来，直感到寒气刺骨。再也睡不着了，又因为外面宵禁没法离开这

① 蓝色海岸饭店，一家以法国为总部的跨国连锁饭店。

② 分别为英语、南非英语，意即“危险——危险——英格吉”。

里，他只好哆哆嗦嗦地坐在椅子上，挨到天明。一整夜，他母亲不断地呻吟着，打着呼噜。

在那些漫长的夜晚，那个小房间迫使迈克尔·K和母亲两人身体靠得很近，他很讨厌这种情况。当他不得不扶母亲下床的时候，他发现看着母亲那发肿的双腿有些让他心绪烦躁不安，于是把视线转向别处。她的大腿和双臂上布满了搔抓的痕迹(有一阵，她甚至夜里戴上手套)。但是他并不逃避任何他认为自己义务的事情。多年前，在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的自行车棚后面，这个问题就曾经使他苦恼过，换句话说，他到底为什么被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照顾他的母亲。

无论儿子说什么，都无法平息安娜·K心中的担心和恐惧：如果她失去了这个房间，她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在萨默塞特医院的走廊里，在那些垂死的人当中度过的那些夜晚，已经使她头脑中的这种念头走到了极点：在战时，对于一个得了这种不堪入目疾病的老婆子来说，这个世界将会多么冷酷无情。由于已经不能干活了，她看到，自己现在能够免于冻死在路边的阴沟里，完全是仰仗着比尔曼夫妇那靠不住的慈悲心肠，仰仗着这个呆头呆脑的儿子的孝心，还有最后一招，就是靠着她藏在床底下手提箱里的那个手提包里的那点积蓄，那些装在钱包里的新票子，旧票子现在是一文不值了，当初，她因为疑心太重没有把旧票子都换成新票子。

所以，一天晚上迈克尔来到她的房间，告诉她自己被园林处解雇了的时候，她就在内心里做出了决定，要去干一件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只是有一搭无一搭地梦想着的一个计划，离开这个对她来说已

经毫无指望的城市，回到她度过童年时代的乡下去，那里比城里和平幽静得多。

安娜·K生在艾尔伯特王子地区的一个农场里。她父亲不是个安分的主儿；好酒贪杯得出了圈；在她的早年，他们一家人不断从一个农场搬到另一个农场。她母亲总是浆浆洗洗，再不就是在五花八门的厨房里干活，安娜给她打下手。后来他们搬到了奥茨胡恩镇，在奥茨胡恩，安娜上过几天学。在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以后，她来到开普敦。在这儿她有了第二个孩子，是她和另一个丈夫生的，然后是第三个孩子，不过夭折了，再以后，就是迈克尔。在安娜的记忆里，奥茨胡恩镇以前的生活一直是她生活中最幸福的部分，那是一个温暖而富足的时期。她记得自己坐在养鸡场飞扬的尘土里，鸡群咯咯地叫个不停，在尘土里刨来刨去；她记得在灌木丛下寻找鸡蛋时的情景。此刻她躺在床上，在这间简直没有空气的房间里，熬过这冬天的下午，雨水从外面的台阶上滴落下来，她梦想要逃离这里的一切，逃离那无情的暴力，那拥挤的公共汽车，那些购买食品的长队，那些傲慢的商店老板，那些窃贼和乞丐，那些夜晚的警报声，那宵禁，还有那潮湿和寒冷；她要回到乡下去，在那里，即使她要死了，至少也能够死在那蔚蓝的天空下。

在她描绘给迈克尔听的计划里，她绝口不提死或者自己来日无多的事情。她只是主张他应该趁着没有被辞退，自己首先从园林处辞职，然后陪着她坐火车到艾尔伯特王子城去。在那儿她可以租一间房子，而他可以在一家农场找份工作。要是碰巧他住的地方足够大，她就可以和他住在一起，帮他管家；如果做不到那样，他也能够在周末来看望她。为了证明她这么说不是开玩笑，她让他把手提

箱从床底下拖出来，并且当着他的面，把那一钱包的新钞票点了一遍。她说，这钱她一直放在一边就是为了派这个用场。

她指望迈克尔会问她，她怎么能相信那么一个乡村小镇会敞开胸怀接纳两个陌生人呢，其中一个还是个生病的老太太。她甚至早就准备好了回答的话。但是，迈克尔对她的话连片刻的怀疑都没有。就像他在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时一样，那么多年他都对母亲深信不疑。当时母亲就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里，一开始，他对母亲这么做的原因懵懂无知，但是到最后，他才明白了母亲用心的良苦。所以现在，他对母亲为他们俩所做的计划，没有二话就接受下来，他知道那当中包含着母亲的智慧。他看见的，不是摊在被子上的一些钞票，而是出现在他心目中的一座刷得雪白的农舍，坐落在宽阔的草原上，农舍的烟囱冒着袅袅的炊烟，而他的母亲站在门前，满脸微笑，神采奕奕，准备迎接他结束了漫长的白日工作后回家来。

第二天早上，迈克尔没有上班报到。他把母亲交给他的钱卷成两卷塞进袜子里，然后就直奔火车站，直奔干线售票处。在售票处，售票员告诉他，很高兴能卖给他两张去艾尔伯特王子城或离那里最近的车站的车票(他问道：“到艾尔伯特王子城还是艾尔弗雷德王子城?”)，不过K不能指望登上火车，除非他预订了座位并且取得了离开开普半岛警察特区的通行证。他能够给迈克尔的有预订座位的最早车票是八月十八日的，距今还有两个月；至于要想获得通行证，只能通过警察局。K恳求他希望能够早一些动身，但是都是白费口舌：他母亲的健康状况并不能构成特殊的理由，售票员告诉他；恰恰相反，他倒要奉劝迈克尔，根本就不要再提她的病情。

从火车站出来，K来到卡利登广场，他在一个长队里站了有两个小时。他站在一个女人后面，那女人带着一个抽噎不止的婴儿。人家递给他两份表格，一份是给他母亲的，一份是给他自己的。“把火车订座单别在蓝色表格上，拿着它们到E-5号房间去。”服务台的那个女警察说。

天下雨的时候，安娜·K把一条旧毛巾塞到门底下，避免雨水渗进来。房间里充满了迪托尔肥皂^①和爽身粉的气味。“我觉得住在这儿就好像一只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她悄声说道，“我等不到八月了。”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过了一会儿，K发现自己简直无法呼吸。他走到拐角的小店。那儿没有面包。“既没有面包，也没有牛奶，”那个店员说——“明天来吧。”他买了饼干和炼乳，然后站在雨篷底下，看着淅淅沥沥的雨水下个没完。第二天，他到E-5号房间去取表格，他们告诉他，在艾尔伯特王子城的警方看过并批准了他的申请以后，通行证会通过适当的程序寄过来。

他回到德沃尔公园，正如他期望的那样，人家告诉他，到这个月底就会安排他辞职。“没关系，”他告诉头儿——“甭管怎么样，反正我们要离开这儿了，我母亲和我。”他记得当年母亲一次次到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来看望他的情形。有时候她带来果汁软糖，有时候带来巧克力饼干。他们一起在运动场散步，然后到大厅喝茶。在探访日，男孩们都穿着最好的咔叽布衣裳和棕色的凉鞋。有些男孩没有父母来看望他们，或者是被家人遗忘了。“我父亲死

^① 迪托尔肥皂，一种英国生产的著名品牌肥皂。

了，我母亲在工作。”关于他自己的情况，他这么告诉人家。

在那个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他用一些靠垫和毯子给自己做了一个窝，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个傍晚，他坐在黑暗中听着母亲的呼吸声。她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有时候，他在坐着的地方也睡着了，错过了回去的公共汽车。他常常在早上头疼脑涨地醒过来。白天，他就在街道上闲荡。所有的事情都悬而未决，他们等待着通行证，但是通行证就是不来。

一个星期天的一大早，他光顾了德沃尔公园，绞断了园丁们放工具的那个棚子的门锁。他拿了一些手用工具和一辆独轮手推车，他把这辆小车推回了海角车站。他在公寓后面的一个小巷里干起活来，他拆散了一个旧板条箱，拼成一个两英尺见方的平板，还有一个立起来的靠背，他把这个有靠背的平板用粗铁丝固定在那辆独轮手推车上。然后他极力哄母亲坐着这个车子到外面兜兜风。“外面的新鲜空气会对您有好处，”他说，“没有人会看见，都过了五点了，前门那儿空无一人。”“人家能够从公寓里看见，”她回答说，“我可不想让我自己丢人现眼。”可第二天她动心了。她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和拖鞋，拖着脚走进黄昏的灰暗之中，她允许迈克尔把她安放在独轮车里。他推着她穿过海滨路，沿着海边的兜风大道继续前行。附近除了一对遛狗的老年夫妇之外并没有其他人。安娜·K僵硬地紧抓住那个平板的两边，在有些发冷的海洋空气中呼吸着，而她的儿子用小车推着她，沿着兜风大道走了一百多米，然后停下来，让她看那汹涌的波浪在岩石上撞得粉碎；然后又推着她走了一百米，再次停下来，然后推着她走回去。当他发现母亲有多么沉重，那辆独轮车又是多么不稳的时候，他被搞得十分狼

狈。有一刻，小车翻倒下来，几乎把她甩出去。“肺里吸进新鲜空气对您特别有好处。”他说道。第二天下午，大雨滂沱，他们只好待在家里。

他想到用一个箱子做车身，加上一对自行车轱辘，做一辆手推车，但想不出该上哪儿去弄一根车轴。

然后，在六月最后一周的一个黄昏，一辆军用吉普车高速开上海滨路，撞上了一个正在横穿马路的青年，把他撞飞到一些停在街边的车辆当中。那辆吉普车自己猛地打了个转儿，在蓝色海岸饭店外面长得过于茂盛的草坪上突然刹住车。就在那片草坪上，吉普车上的两个乘客，和那个青年的怒气冲冲的伙伴们对峙上了。出现了一番打斗，很快围上了一群人。那些停着的小汽车被人砸开，推着车帮，把小汽车推到了街道上。警报器声宣告宵禁的时间到了，但是人们根本不加理会。一辆救护车在一辆摩托车护送下赶到了，但是还没有到达那道栅栏那儿就调转车头，疾驰而去，人群里飞出了一片如雨的乱石，砸向它后面。接着，从一个四层公寓的阳台上，一个男人用左轮手枪开枪射击。人群发出尖叫四散奔逃，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人群扩散到海滨的公寓区，沿着走廊跑着，砰砰地拍打着一扇扇房门，打碎窗户和电灯。那个拿左轮手枪的男人，被人从他藏身的地方拖了出来，乱脚之下被踢得失去了知觉，然后被人从楼上扔到人行道上。那些公寓的居民，有些决定躲在上锁的门前，瑟缩在黑暗之中；另外一些干脆逃跑到大街上。一个女人，在一条走廊的尽头被那群暴民抓住了，他们把她身上的衣服扒得精光，有人放起火来，一个人在逃命的时候滑倒了，摔断了脚脖子。许多房门被人踹倒在地，一套套公寓遭到了洗劫。在紧贴着安娜·K